



洪 禹 叶 茵 著

第一个风暴

作 家 出 版 社

第 一 个 風 暴

四 幕 話 劇

洪 禹 叶 茵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年 · 北 京

第一个風暴

洪禹、葉茵著

中國戲劇家协会編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字數：103千

開本 317×437 1/32 印張 5.7 插頁 2

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1—8000

定價(7) 0.55元

人 物

桂 花——地主趙四爺家里的丫頭。

申 大——佃戶。

四奶奶——地主趙四爺的妻子。

老 何——地主趙家的賬房。

朱 二——“農會主任”。

慶二禿子——“鄉長”。

薛同志——縣上來的工作員。

大 黑——趙家狗腿子。

申 二——佃戶，申大的兄弟。

趙四爺——地主。

錢大坤——地主。

張世炎——地主。

油嘴兒——佃戶。

老 丁——趙家的長工，桂花的父親。

申大嫂——申大的妻子。

小 二——申大的孩子。

區委書記。

張大舅——地主趙四爺的大舅子，也是“管家的”。

王同志。

王二木——佃戶。

李大叔——佃戶。

王天明——佃戶。

胡二奎——佃戶。

田興發——佃戶。

李旺兒——佃戶。

老 柳——佃戶。

庚 五——佃戶。

育 生——佃戶。

老 四——佃戶。

小 三——佃戶。

老 孫——佃戶。

老 林——趙家的僱工。

老 孔。

通訊員。

老 陳——趙家的僕人。

鄰 婦。

趙家僕人若干。

羣眾和民兵若干人。

時 間

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。

地 點

晉冀魯豫新解放的鄉村。

第一幕

地主趙家的客廳。桂花正在抹桌子。

佃戶申大提一隻母雞上。

桂 花 申大哥，你怎么又……？

申 大 可不，何掌櫃的在家嗎？

桂 花 在家。（對內門口高聲喊）何掌櫃的，申大哥來了！

老 何 （內聲）哦，哦，讓他等一等，我就來。

桂 花 （向申大）等一等。（拖一把椅子給申大）坐吧。

申 大 不，不。站也一样。（說完，即望着內門口等待着。）

桂 花 （笑）這兒又不是四老爺跟前，坐坐怕什麼？

申 大 （腼腆地笑了笑）一样一样。庄戶人家站慣了！

桂 花 今兒過節，四老爺請客，請縣上來的工作員。

可把何掌櫃的忙壞了！（拿起桌布抹最后一把。）

申 大 可不，上上下下全得張羅。

桂 花 （忽然想起）啊，申大嫂給四奶奶納的底子，納好了沒有？

申 大 哎呀！这几天忙的实在顧不上。

桂 花 四奶奶說，（仿四奶奶的口吻）要是她不想納，把緞子和梢壳趁早給取回來。（悄聲）可厉害着哪！

申 大 四奶奶的鞋子，她哪敢不納！家里人手少，这几天实在顧不上。你就給四奶奶回話，說再過个几天……

桂 花 （想起四奶奶的厉害，很为难地嘆了一口气）唉，你还不知道嗎？（悄聲）四奶奶可不好說，脾气一來，又該派我的不是……

四奶奶上。

申 大 （胆怯地）四奶奶，过节好。

四奶奶 （沒有理会申大，狠狠地在桂花臉上擰了一把，咬牙地）死丫头，沒个正經样兒！又在偷雞摸狗，不三不四地跟那些野男人勾勾搭搭，給我趙家丟人不是？哼！往后要是再跟你那申二哥不干不淨地眉來眼去，当心老娘剝你的皮！……你在这兒叨叨叨，叨什么？这老半天了，還沒有收拾好？

桂 花 好了。

四奶奶 前樓院打扫了沒有？

桂 花 何掌櫃的找人打扫了。

四奶奶 后樓院呢？

桂 花 后樓院早扫过了。

四奶奶 （落坐）到下房去問問張媽，看灶上还短些什

么，早說話，好趁早叫老何找人办去。別像上回給老爺做寿一样，等客人都到齐了，才缺这短那的。

桂 花 張媽剛才打發小紅來說了，叫找人挑水。

四奶奶 为什么早不說？……（斜眼望申大）这不是申大嗎？

申 大 是。今兒过八月節，我來給四老爺、四奶奶請安。这只老母雞送給四老爺殺了吃。

四奶奶 哦，这半天沒請你坐。

申 大 （謙遜地笑着）站也一样。（把雞双手送上）請四奶奶尝个臉收下吧。

四奶奶 （裝腔）你有心送來，我不收也不好。桂花，你站着幹什么？

桂花乖巧地接下雞。

四奶奶 待会和上房那对兔子、几只大公雞一起交給張媽，懂了嗎？

桂 花 知道了。（提雞下。）

四奶奶 （向內叮嚀）你讓老何上这兒來一下，說我有事兒和他商量。

桂 花 （內声）知道了！

四奶奶 （抽水煙，看申大仍然站着）申大，你还有事兒嗎？

申 大 嗯。（腼腆地笑着）是何掌櫃的讓我來的。是这样，四奶奶，我种的那几垧地，今年的租子……

四奶奶 （蹙眉）你先到下房去找張媽，叫她給你一付水桶，到前樓院井上先挑上几担水。租子的事兒你和老何說吧。

申 大 十來年的老庄戶了，求四奶奶在四老爺跟前討个情。……

四奶奶 先挑水吧，租子回头我跟老何說一声。

申 大 （作揖）这就好了。回头給四奶奶……

四奶奶 （不耐煩）快去吧！張媽等着水用哪。

申 大 是，是。（勤快地走了出去。）

四奶奶呼嚕嚕地抽着水煙。

內門傳來咳嗽声，老何上。

老 何 四奶奶，你找我有什么吩咐？（故意做个很恭敬的样子。）

四奶奶 （白眼）又沒有別人，（嬌嗔地）裝的那鬼样兒！

老 何 （讪笑）是，是。我当有人在这兒呢。

四奶奶 桂花告我說，后樓院有几家佃戶在花亭里等着盤粮食，是怎么的？

老 何 （以手示意）等一等。（到走廊外望一望）咦？申大不是來了嗎？

四奶奶 我讓他挑水去了。

老 何 嗨，这哪兒成！（悄声）四老爺讓趕緊找他說好租子的事兒！……

四奶奶 你倒先說說，盤粮是怎么回事？

老 何 四老爺沒跟你提過？

四奶奶 老家伙說得不清不楚的，……

老 何 是这样，（走近点，悄声）有几窖粮食都快逼坏了，四老爺出的主意，叫趁着空兒讓佃戶們扛回晒去，等晒干了还照数扛回來。

四奶奶 哦。（点头思索）我当老家伙真發了瘋呢。

“農会主任”朱二上。

朱 二 准备好了沒有？

老 何 （悄声）來了？

朱 二 在公所。

四奶奶 誰呀？

朱 二 （恭敬地）四奶奶，你老人家在這兒。

四奶奶 是誰來了？

朱 二 就是縣上來的那一位，（作手式）八路工作員兒。

四奶奶 这就來了？

朱 二 可不，鄉長讓我瞅个空兒來瞧瞧，問問安置妥了沒有？

四奶奶 看，到这时候了水還沒挑够，都是些死貨！（嘟囔着下。）

朱 二 （向老何）佃戶們全安置妥了沒有？

老 何 还差点事兒，就是申大这一戶太不保險！弄不好，讓人家一問，什么全說出來了。……

朱 二 申大还罢了，申大媳妇和申二不是东西，一心

一意就想鬧減租清算，吵得申大也不知該怎么好啦！

老 何 你是農會主任，你還不能嚇唬嚇唬他們？

朱 二 嗨，你不知道，申大媳婦也還罷了，申二難辦！他常常到外邊攬工幹活兒，聽的多，見的多，你唬不住他！

老 何 今兒要不是四老爺讓鄉長派他支差去，他見縣上來人，又要胡搗亂了。

朱 二 可不。

桂花從走廊經過，手提幾隻雞和一對關在籠里的野兔。

桂 花 （停在窗口上，將兔籠提高）你們瞧，這對兔子養得多肥呀！

老 何 桂花，你到下房去嗎？

桂 花 我找張媽。

老 何 你讓申大趕緊來一下。

桂 花 四奶奶讓趕緊挑水哪！

老 何 水讓油嘴兒挑吧。

桂 花 那柴火讓誰劈？

老 何 讓油嘴兒挑完水再劈還不行？就說我吩咐的。快点。

桂 花 對。（邊說邊走）反正只要有人挑水就行！（自窗口消失。）

老 何 （趕到門口吩咐）記住，讓申大趕緊上這兒來一

下!

桂 花 (內声)知道了!

朱 二 扛粮的搞齐了沒有?

老 何 那有什么齐不齐, (遞給朱二一支煙卷)还不是有几个算几个。(点煙。)

朱 二 (吐出一口濃煙)瞧你說的, 多一个 总比少一个强!

老 何 那还用你說? 你这当農会主任的給找几个吧?
四老爺說越多越好。你找去吧!

朱 二 这会兒上哪兒找去? 这又不是趕集, 沒錢掙, 白耽誤活兒, 誰心里舒服?

老 何 不舒服? 哼, 誰想种地他就得來!

朱 二 (轉念頭, 笑)何掌櫃的, 鄉長——慶二爺要你在四老爺跟前再叮一句, ……

老 何 瞧你們这股罗嗦勁兒! 四老爺早說了, 你和慶二的租子該退多少退多少。你們兩戶今兒扛回去的糧食, 老爺答应只送回一半, 这不妥了?

朱 二 好我的掌櫃的, 这种事兒弄不好, 要招人臭罵祖宗三代呀!

老 何 (笑)留下一半不少了, 農会主任! 你們种的都是一等好川地呀!

朱 二 可是你不想想, 咱这是挑着油簍子过独木桥呀, 一步走差, 兩头都要下水的!

老 何 怎么？

朱 二 这不明擺着嗎？多少先不說；你就說說这种玄事兒，万一讓人家給查出來，咱这鄉長和農会主任就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呀！就說沒查出來吧，万一真變了天，閻司令長官那边一回馬，說你替八路軍共產党办事兒，你瞧，这是鬧着玩兒的嗎？

老 何 嗨，这事兒你不用發愁，四老爺說到办到。只要你們能帮四老爺渡过这一关，閻司令那边，四老爺准能保你們的險。再說，現在縣上的參議員跟四老爺一向有交情，怕什么？你們只管幹，出了事兒有四老爺，他能說上話，这用不着你操心。

这时，走廊里傳來沉重的脚步声。二人諦听。

朱 二 （悄声）誰？

老 何 准是申大。你先到我屋里坐坐。这人疑心大啦，讓他碰上了不好。

朱 二 （立起）那我走了。

老 何 （悄声）不，不，你得等弄妥了，好請人去。要不，來早了來晚了都不合適。快！（推朱二。）

朱二自內門急下。一会兒，農民老孙上。

老 孙 何掌櫃的，粮食早裝妥了，叫張爺快过秤吧，过了咱好扛走。

老 何 忙什么？

老 孙 今兒过节，扛完了，咱还吆牲口到集上賣柴火哩。

老 何 （从櫃里取一紙包）把这包旱煙捎上，叫大伙兒吸袋煙，还在那兒等着。

老 孙 今兒过节，家里还等着……

老 何 去，去，沒过秤怎么能扛走？你說十我說百，你能賠起啦？（緩和）去吧，一袋煙工夫，家里的事兒誤不了！一会儿我找人去告訴張爺过秤，你先去吧。（連推帶拍地把老孙送出門。）

老 孙 （边走边嘟囔）唉，真是，这老半天了……

老 何 （赶出廊外）把这包煙捎上！

老 孙 （內声）不用了，煙我自己帶的有！

朱二自內門上，老何進門，急揮手。

老 何 （悄声）快進去！申大來了。

朱二又縮回去。

申大上，边走边揩着汗。

老 何 （不关痛痒地）申大，辛苦啦？吸煙吧，煙鍋帶來了沒有？

申 大 沒有，我不吸。

老 何 不吸也好。（把手上的紙包撂在桌上）怎么样？想好了沒有？

申 大 四奶奶沒跟你說？

老 何 （打官腔）說什麼？

申 大 我才給四老爺送來禮了。今年那几垧地的租子，四奶奶她老人家答應要跟掌櫃的說一聲，……

老 何 （不屑地）唉，你這人真是，四奶奶哪有那么多閒工夫管這些！

申 大 （敗興地）她老人家沒對你說？

老 何 （应付地）說了，不行！

申 大 （胆怯地）四老爺的意思是減呀不減？

老 何 嗨，瞧你說的，減租是政府法令嘛！誰敢不減？

申 大 （面呈喜色）可不，不減，這日月可實在沒法過，……

老 何 誰說不是？不減是不行；要減么，四老爺一家大大小小几十口人沒吃喝的。你倒說說，這事情該怎樣好吧。

申 大 （冷了半截）何掌櫃的說怎樣好，就怎樣好吧。

老 何 這怎能成！自己的事兒要自己說嘛。我說，我說頂什麼事兒？

申大腫臉地望着老何笑。

老 何 我說不減，政府法令叫減；我說減嘛，四爺沒吃的，你說怎麼辦？

申 大 唉，俗話說，瘦死的駱駝比馬大，四老爺……

老 何 （搶着說）對呀，對呀，駱駝再大，也會餓瘦餓

死呀！四老爺說，沒吃的只好把地抽回來自己種吧，有什麼法子呢？自己扛鋤頭上山，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吧！

申 大 抽地？你這說的是抽地？四老爺說要抽地？

老 何 可不，有什麼法子呢？

申 大 好我的掌櫃的，可不敢抽地，抽地，咱窮莊戶就沒個活路了！

老 何 可不，四老爺說，這年月弄得人實在沒法過。你想，要不抽地自己生產勞動，這一家大大小小几十口人吃什麼呢？你說要讓莊戶們有個活路，這話沒錯，可也不能讓四老爺去喝西北風呀！對不？

申 大 （想了半天，突然地）你回四老爺說吧，咱申大的租子不減了。

老 何 不減？不減哪兒成！萬一政府知道了，四爺可搯不起罪呀！

申 大 人，又不是神仙，咱不說，他就能知道啦？

老 何 要是有人問你，你怎麼說？

申 大 咱說減了，這還不成？

老 何 我看不保險。

申 大 上有天，下有地，咱說了不說，就不說！

老 何 （裝腔）哎呀，還怕四爺不答應呢。他是個開明士紳，區上、縣上的人常在這兒來來往往；萬

一知道了，对四爺的面子可不好看呀！

申 大 千万求求掌櫃的在四爺跟前討个情吧！

老 何 （賣人情）唉，說起來你們都是多少年的老佃戶，不护着点也实在說不过去；要不，这是違反政府法令的事兒，誰敢呢？

申 大 不怕。誰問咱，咱就說減了，他知道什么呢！

老 何 你等一等，我替你問問四爺去。（其实早和四爺商量好了。）

申 大 麻煩掌櫃的了。

老 何 沒什麼。（下。）

稍停，油嘴兒上。

油嘴兒 何掌櫃的！

申 大 油嘴兒，你找何掌櫃的幹什麼？

油嘴兒 （悻悻然）沒事兒就能上這兒來了？

申 大 对，对，算我說錯了。

油嘴兒 （驟然得意起來）哈，你猜怎麼着！（看看沒有趙家的人，於是放肆地向申大炫耀）今兒四奶奶給了咱兩個大白饅饅，炒了兩個雞子兒，（走近申大，神祕而且細聲地）還是四奶奶親手給端的！（說罷，揚揚得意地走開去。）

申 大 （笑）敢情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？

油嘴兒 你不信？

申 大 信，信。（悄聲）一定又是親手給四奶奶……